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獻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歛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



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  
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揉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柝而  
聚之而課之晝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列於

蠹編之誦記而思慮蔽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  
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  
而况聲利之燄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  
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  
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  
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



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  
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  
事斤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  
名宦鄉賢兩祠於樞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  
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  
君其訓導其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  
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  
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門之求士生於今不  
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

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  
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  
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  
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  
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  
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  
轉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  
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  
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  
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問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

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祗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



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繁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僻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騫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

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壁池筍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家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



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估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

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牛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鎮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牛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



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  
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  
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  
爲之禋爲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  
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畷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  
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

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  
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  
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  
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  
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  
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  
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  
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  
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  
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



荆川文集卷八  
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牲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此

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重修解州閔侯廟開頌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  
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  
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  
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  
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棲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  
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  
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  
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為將軍封  
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

用軍陳凱樂則鄉人恣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  
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  
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  
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  
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  
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為侯之兵  
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  
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  
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  
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



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為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為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為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為山西慎忮而好氣而慷慨

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曠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水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平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曠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慎忮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為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侯之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  
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  
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  
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  
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  
必者也彼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  
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  
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  
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徼

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  
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  
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  
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湏二  
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  
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  
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  
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  
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  
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



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訶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遁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

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徒常熟之某鎮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



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為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廡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廡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

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今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為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于是蒐輯散逸



得其君而下若干人以為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于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為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為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為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蘄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愉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為其去官與其

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  
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  
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  
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  
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  
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  
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  
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



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  
盡乎已而不斲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  
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  
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  
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  
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  
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  
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  
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繇  
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

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  
見者大率繇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  
德加於細民而歎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  
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  
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  
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  
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  
穎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于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  
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



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齟齬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刺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詒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二以誠懇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

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廩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爲之



厲禁而名山太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  
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爲人  
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  
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  
籍而人據以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  
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  
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鬪甚者搆  
亡命挺刃稍陰賊公閔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  
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  
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冊

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一  
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疽蠱不治日深而  
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  
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  
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旣蒞郡日夜問民  
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  
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論於衆曰吾欲祛兩害以  
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  
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廩餼之奉  
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



下則孔漏孔漏者啟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衆謹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

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



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二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時屬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洛南際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輶輶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硠确土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徒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



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參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筭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程事。因區制畝，因畝隸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每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遁稅。以付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解宇鋪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稅。

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眇，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謗黷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賂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



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  
既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顧不  
信哉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為裕多善政茲不書  
重均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  
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  
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  
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木橋又不一二歲  
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

屈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  
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論於橋旁之人曰吾力  
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  
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于四方共得若  
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  
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  
徃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  
矣蓋山之為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  
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  
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



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  
吳君鎮之為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  
徒杠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  
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  
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  
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于一橋之成  
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  
耽而足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阡苦則瞽瞍而莫  
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  
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為而彼或為之  
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  
者凡若干人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  
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  
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  
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  
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  
液之經緯滲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  
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



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馱臠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織密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

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為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樁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踈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樁者



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泮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蒸市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

故多滄以匯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為曠土久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具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麥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麩菽而



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餼列舍相接翦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採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上而卧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上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為北池而竇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尚三面為池出其土高

築之以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碍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溷瀆各効其職以宜地產萑藿既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鱉麤羸生生不洽於是即其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



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  
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  
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  
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贏乏猶  
懼其末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潞鉅  
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  
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  
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  
廣潞鉅野之間其生路為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  
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

既踈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我以鳩民上有飢饉疾  
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  
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  
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  
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  
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潞野閒田  
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  
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  
者其不為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  
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



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  
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然者以是知君之為尤  
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  
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  
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  
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  
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  
草堂者曰願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



